

艺术·舞台

台北来的“巴山秀才”不迂腐

本报记者 刘森

“虽然《巴山秀才》在台北与上海演出成功,并受到高度肯定,但被京城的戏迷叫好,才是重要目标。”京剧《巴山秀才》演出前,李宝春有些忐忑地邀请北京的戏迷当考官,给他自导自演的这部戏打个分数。12月1日、2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的演出结束后,观众用经久不息的掌声与一阵阵叫好声给了京剧《巴山秀才》一个不错的分数。

李宝春终于安心了。

科班出身不保守

李宝春出身京剧世家,祖父李桂春(小达子)、父亲李少春、母亲侯玉兰,都是戏曲名家。他9岁起由祖父指导练功,10岁进北京戏校,承袭父亲风格,专攻文武老生。坐科8年,曾受校长马连良及王少楼、杨菊芬、徐元珊、钱元顺、茹元俊、茹少荃、马长礼等老师教导,打下文武技艺的坚实功底。

虽然是正统的科班出身,但李宝春对于京剧的传承态度却不保守。“京剧需要创新,但不能变成话剧加京剧唱段。京剧的最大魅力就是以京剧的程序为框架,在有限中求无限,为角色注入感情与灵魂。”就是这样的创作理念,让他在台湾与辜怀群一拍即合,不仅在创作上有了新的搭档,也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

京剧《巴山秀才》的制作人辜怀群,7岁起就跟随父母出入各

大剧院,“早在三四十年前,台湾就有大大小小30多个京剧团,还有很多上海的名伶来演出,有的索性在那儿定居,而我们的‘新剧团’就是我爷爷那个时候创立的。”

十几年前,人在美国的李宝春应邀赴台演出,台湾的京剧人觉得他“连下台的背影都很讲究,浑身是戏”,于是由辜怀群出面力劝李宝春留下来,并最终促成李宝春留在台湾振兴宝岛的京剧文化。决定留在台湾后,李宝春先是加入了“辜公亮文教基金会”京剧推展小组,后执掌了台北新剧团。而只会听戏、不会唱戏的辜怀群,也从研究英国文学的博士变成京剧制作人,与李宝春成为默契搭档。

从《弄臣》到《巴山秀才》

2009年,李宝春、辜怀群携台北新剧团为北京观众带来了京剧《弄臣》。这部由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同名歌剧改编的剧目,由李宝春自编、自导、自演。虽然剧情没有变,但李宝群将故事的背景设定为中国古代,并大胆运用了很多不同的艺术元素,包括西方的音乐、评剧的曲调以及舞蹈、魔术等。这出戏虽然得到了众多戏迷的支持与赞赏,但对于改编,总有不同的声音。

对于京剧《弄臣》“不像京剧”的质疑,李宝春解释说:“我改编

过不少剧目,但移植西方歌剧还是第一次。在两个风格迥异的表演体系中进行探索,难度无疑是很大的,但这种尝试很有必要。”

2010年,李宝春、辜怀群再次携台北新剧团来到北京,这次他们带来了移植自川剧的《巴山秀才》。同样是李宝春自编、自导、自演,也同样加入了不少新鲜元素。

京剧《巴山秀才》讲述了书呆子孟登科,一辈子埋头书堆希望一朝功成名就,直到最后戴上官帽才发现自己这一辈子过得糊涂,那官帽并不适合良心上尚未泯灭的他。同样是在剧中留长辫、戴官帽、穿长袍、唱小调,揭发当时官场腐败之形形色色、权力与金钱对人性之腐化、“黑金”手段之残酷、百姓之无奈,醒世寓意深刻,整个表演十分精彩。

京剧版《巴山秀才》在舞台上,以传统京剧为出发点,加入现代西方的剧场观念和舞台设计。传统戏里有些时候,演员(尤其丑角)李宝春自编、自导、自演。虽然剧情没有变,但李宝群将故事的背景设定为中国古代,并大胆运用了很多不同的艺术元素,包括西方的音乐、评剧的曲调以及舞蹈、魔术等。这出戏虽然得到了众多戏迷的支持与赞赏,但对于改编,总有不同的声音。



《巴山秀才》剧照

艺术·资讯

《空幻之屋》上海贺岁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捕鼠器戏剧工作室联合举办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诞辰120周年纪念演出,12月2日拉开了帷幕。一部沪上新创剧目——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典伦理剧作《空幻之屋》,将于12月24日至2011年1月16日上演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艺术剧院。

曾执导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多部“上海版”剧目《捕鼠器》、《无人生还》、《意外访客》等戏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青年导演林奕奕表示,《空幻之屋》不是一部悬疑剧,也不仅仅是一部推理剧,这是她目前接触过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舞台作品中人物最饱满的一部。在这部作品中,推理剧被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寻找凶手

将不再是唯一主题。约翰·克里托的死亡使安格卡特尔家的周末聚会陡然画上了句号,突如其来的死亡也为每个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人人都值得怀疑,凶手就在身边,但这一次,真相已经不再重要。

此次《空幻之屋》的演员阵容华丽,12个性格、背景迥异的角色,聚集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老中青三代演员。老戏骨宋忆宁、许承先将挑战年龄差距饰演一对贵族夫妇,陈姝莹、韩青一、袁晓分别扮演对家族遗产耿耿于怀的弟妹,许圣楠携手吴静为饰演与贵族之家颇有渊源的医生夫妇,曾凭话剧《长恨歌》中王琦瑶一角而家喻户晓的张璐将扮演一位风情万种、情感丰富的好莱坞明星。

“嘻哈包袱铺”安贞剧场开业

本报讯 (记者胡芳)12月15日,在诸多业界同仁的见证下,“80后”相声团体“嘻哈包袱铺”安贞剧场在京开张营业。“嘻哈包袱铺”官方网站同步上线,常贵田、柯以敏等前往捧场。

“嘻哈包袱铺”安贞剧场是“嘻哈包袱铺”继北京鼓楼广艺阁、东四环广艺阁以及崇文相声俱乐部后的又一全新剧场。剧场仍然保留了茶楼古香古色的特点,同时也不乏现代气息,剧场装修风格与“嘻哈包袱铺”的名字一样,都属于中西结合,既有液晶电视和现代装修质感的内墙,又有八仙桌、大麦茶等点缀其中。掌

柜高晓攀透露,“嘻哈包袱铺”安贞剧场是他们着力打造的剧场,三国专场、西游记专场等相声演出将陆续在该剧场推出。

“不卖房子,不卖车子,不卖香烟,不卖火柴,卖的就是乐子”,成立两年来,“嘻哈包袱铺”高呼这句口号驶入快车道。如今,“嘻哈包袱铺”已很少遇到被称为“嘻哈包子铺”的尴尬,摊子越来越大,外界不免担心这个迅速扩张的年轻团队和年轻掌柜能否胜任几个分号的管理,对此,高晓攀表示,通过两年的历练与磨合,“嘻哈包袱铺”现已度过一夜成名的浮躁期。

林文月讲述《读中文系的人》

本报讯 (记者胡芳)台湾女作家林文月三部散文作品《读中文系的人》、《拟古》、《回首》日前在大陆面市。

《读中文系的人》共收入22篇长短不一的文章,作者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部是散文随笔类;第二部是赏析评论类;第三部是近年来翻译《源氏物语》的相关文章。作者称,之所以把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文章收在一起,是因为尽管内容性质有别,却都是读中文系的人之必修课。该书以“自我”对世情的慧心体察而发,从上海江湾路的童稚岁月延伸到台大校园里的学院回忆,展示了一个读中文系的人逐渐成长的过程。

《拟古》辑集林文月散文系列作品14篇,以前人的文章格调为摹写对象,初看若游戏笔法,实则极富实验性与批判性。《回首》集

总结了林文月最新散文随笔作品,举凡阅读、交谈、听歌、旅行,或访旧怀人,无不委婉、真挚,该书作者回忆师友长者之作,文中多次提到她曾在中文系读书时的岁月以及当初的同事、挚友及恩师。此三部作品文笔华美厚重,一改林文月之前文风。

林文月,台湾彰化县人,曾执教于台湾大学,担任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捷克查尔斯大学客座教授,身兼研究者、文学创作者、翻译者三种身份。她的散文《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午后书房》、《交谈》、《拟古》、《饮膳札记》等作品在台湾影响很大,多次获奖,部分篇章被编入台湾语文教材;其翻译的《源氏物语》被称为华语世界最优译本。

艺术·院团

昆曲《红楼梦》青春袭人

本报记者 成长

“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文学名著的历史相遇,成就了一部世纪佳作的面世”。岁末的冬日,当记者走入北方昆曲剧院的排练厅时,这一则背板标语格外醒目。舞台之上,聚光灯下,几位20岁出头的年轻演员正在导演的指导下进行声腔、念白、身段的训练。自今年7月“大观园选秀”之后,昆曲大,外界不免担心这个迅速扩张的年轻团队和年轻掌柜能否胜任几个分号的管理,对此,高晓攀表示,通过两年的历练与磨合,“嘻哈包袱铺”现已度过一夜成名的浮躁期。

青春挑梁,“梅花”护航

“用昆曲《红楼梦》,两个经典碰撞在一起,将是一种最佳的形势在表现《红楼梦》。”导演徐春兰告诉记者。

昆曲与《红楼梦》有很深的渊源,不仅《红楼梦》一书中频繁出现昆曲剧目和戏文,《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本人也有极深的昆曲家学传统。

今年4月,北方昆曲剧院与北京市怀柔区合作,决定将《红楼梦》搬上昆曲舞台。紧接着,北方昆曲剧院发布启事,面向全国艺术界招聘、选拔演员,并与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合作,在北京市大观园举行了电视转播的演员选拔活动。在选拔现场,候选者们分为“宝玉组”、“黛玉组”、“宝钗组”等进行较量,不仅要表演拿手的昆曲唱段,还要展示其他才艺特长,来自各昆曲院团和昆曲界的专家们组成评委团现场打分。因此,此次选拔也被外界称为昆曲

的首次“海选”。

9月,昆曲《红楼梦》正式建组,演员阵容也初步确定。北方昆曲剧院党委书记凌金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该剧的演员搭配归纳为:“青年演员挑梁担纲,梅花奖演员保驾护航。”通过前后6期的演员选拔活动,6名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备受关注的贾宝玉一角,由上海昆剧团的女小生翁佳慧和江苏省昆剧院的男小生施夏明共同担纲;北昆的朱冰贞和张异彩,昆曲与《红楼梦》的这第一次“相聚”,在大幕开启之前就已积攒了足够的期待。

提前准备,开拓市场

昆曲《红楼梦》的剧本分上下两本,计划分两天上演。剧本采取了120回本的情节,演绎了贾府从兴盛到衰败的全过程。凌金玉介绍,上本讲述的是大观园的兴建,到元妃省亲结束,下本则诠释了大观园的衰败自黛玉葬花始,至宝玉出家终。徐春兰也表示,昆曲《红楼梦》主要表现的是大观园里的青年男女,依然是以宝黛钗爱情为主线。“我们不追逐时髦,而是追逐《红楼梦》和昆曲的内在气质。昆曲具有很丰厚的艺

术资源,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又不断地丰富。”徐春兰说。在音乐上,该剧首次使用了弦乐四重奏、竖琴、舞台美术也进行了精致的设计,不再是一桌二椅的传统形式。

谈及创新,凌金玉认为,北昆与怀柔区的合作模式、央视转播演员选拔活动、六大剧团演员共同加盟,是此次昆曲《红楼梦》尤为突出的3个特点。北方昆曲剧院和怀柔区的合作以双方投资、双方做出品人为形式。怀柔区同时还协助对未来的演出市场进行安排。据介绍,昆曲《红楼梦》在首演之前,已经开始积极开拓演出市场。目前,剧院已与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城市达成未来巡演的前期意向,还通过演出商盟;北昆的当家花旦魏春荣、史红梅分饰王熙凤、王夫人,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老生王英会饰演贾政,国家京剧院老旦袁慧琴饰演贾母。舞台上有名有姓的角色就达46人之多,阵容空前。

你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贾宝玉

此次参演昆曲《红楼梦》的青年演员年龄均在23岁、24岁,让他们担纲此重任,凌金玉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表示,这样的大戏由这些经验尚浅的青年演员来主演,挑战性非常大。在排练过程中,导演不是在导演,而是在教戏,许多基本的舞台功底要一点点教起。然而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昆曲《红楼梦》有望让一批青年昆曲演员脱颖而出,展现昆曲界的年轻后备力量。“观众可能看惯了杜丽娘、崔莺莺,他们再演也不会出新,但这次如果他们在舞台上创造了崭新的贾宝玉、林黛玉,那就是昆曲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会被观众所认可。”凌金玉说。

徐春兰向记者介绍了对于这

些青年演员的培养和训练过程。在演员进组之后,剧组就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了红学专家为他们授课,讲授《红楼梦》的相关知识,同时还要求演员仔细阅读《红楼梦》原著。出于对表演借鉴的需要,演员们还观摩了谢铁骕执导的电影版《红楼梦》和“87版”电视剧《红楼梦》。徐春兰说,演员除了要了解原著小说,还要理解剧本对小说的改编和演绎。这种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排演过程中慢慢渗透的。从7月开始,徐春兰采取单元训练的方法,将演员的戏份分成小的片段各个攻坚。“从唱腔、咬字到基本身法,每一个细节都在细抠,一个手势、一个脚步、一个转身、一个水袖都反复地做。”总导演曹其敬则在此基础上进行宏观的把握和修正。同时,剧组还邀请了上昆的蔡正仁、苏昆的胡锦芳、北昆的乔燕和



昆曲《红楼梦》导演徐春兰在指导“宝玉”和“黛玉”排练

面对现代的气浪,还会有老舍的胡同的哨声么?

专家探讨北京文艺六十年发展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特殊的位置决定了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举足轻重的关系。回顾60年北京文艺理论发展过程,在感慨万端的同时也备感欣慰:60年文艺理论的发展道路是如此的崎岖不平,但它总在向前发展。从文艺60年——2010·北京文艺论坛”,并编辑出版了13卷“新中国北京文艺60年(1949—2009)”大型丛书。这套丛书的编委会由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杂技、曲艺、书法、美术、摄影、电影、电视、民间文艺、文艺评论13个门类的专家组成,对北京各艺术门类和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分门别类回顾北京文艺6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在理论高度上提出有益于文艺未来发展的认识和意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指导意义。

探索艺术人才的成长之道,探索文艺精品创作之道,探索文艺发展的繁荣之道,是“2010·北京文艺论坛”的宗旨,同时也是“新中国北京文艺60年(1949—2009)”大型丛书的宗旨。本届论坛以丛书的撰写为基础,丛书各分卷的主编和编写人员出席了论坛,对丛书的编撰情况进行了综合介绍。目前,电影卷、文艺理论卷、民间文艺卷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另有杂技卷、文学卷、戏剧卷、摄影卷杀青付梓。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索谦指出,探索艺术人才成长、文艺精品创作和文艺发展繁荣规律,为文艺创作的繁荣提供经验,是北京市文联职责所在。因此,北京市文联在策划“新中国北京文艺60年(1949—2009)”大型丛书时,不仅考虑到总结文艺繁荣发展的经验,也考虑到阻碍和影响文艺发展的负面因素等问题。北京市文联党组下大力气,从组织编委会到专题研讨、经费支持,责成研究部具体组织实施这项工作,保证了丛书顺利出版。

评论家孟繁华谈到,北京是

“社会主义初期文艺理论的讨论”,到“新时期文艺理论的论争”,再到“新世纪文艺理论的重建”,北京文艺理论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接近人们期待的文艺理论形态的过程。

中国杂技家协会研究部原主任傅起凤谈到,2010年值北京市文联60周年华诞之际,编辑出版“新中国北京文艺60年(1949—2009)”大型丛书,必将对北京各艺术门类以至文艺界未来总体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认为,历史不是已经过去的陈年旧事,而是先人生命的持续脉动。文艺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而是社会演进的审美表情。“新中国北京文艺60年(1949—2009)”的编纂,因而不是简单一般的往事述列,而应透过相应人物、事件、作品与思潮的回顾梳理与检点体认,拂去时光的烟尘,激活优秀的传统,为着当今文艺的不断繁荣,也为为明天文艺的更加盛隆。

评论家孙郁说,现在“大北京”的概念已经出现,故都层

面的那个城市已经淹没在高楼和地铁的节奏里。面对这样的现代的气浪,还会有老舍的胡同的哨声,萧乾的城边的风筝么?还会有鲁迅的会馆里的朦胧的油灯,及林徽因老房子中的诗歌沙龙么?北京的文学因了这样的传统,有了可以夸耀的过去。现在的作家身上,还印有那些美妙的记忆。有记忆,便不会迷失,知道今天的路,哪些是曲的,哪些是直的,那么未来的选择,也许会自有宽度,是另一个样子的。

(黑幕)